

- 老年人和棒子
- 论和尚吃肉
-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 发财的真价值
- 时不与我，我不与时

■李敖作品选■

- 天堂不是我们的——鸡犬升天，猫在哪里？
- 听好听的，写自己的，朝世界搞

中国 友谊出版公司

李敖

我将归来

开放

- 中国小姐论
- 妈妈·弟弟·电影
- 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 长袍心理学
- 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 好斗杂感

我将归来开放

■李敖作品选■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将归来开放 / 李敖著. - 2 版. - 北京: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2001.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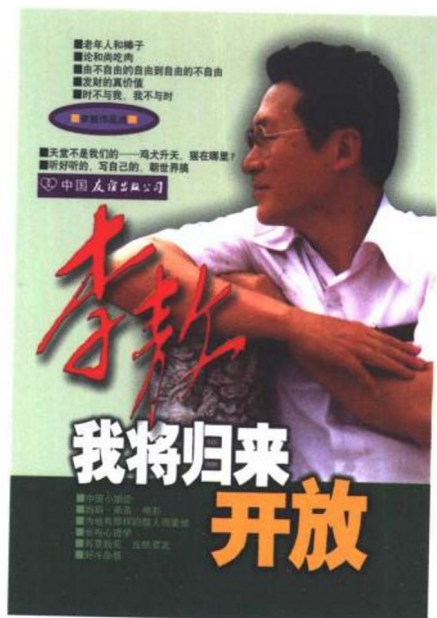
ISBN 7-5057-1736-7

I. 我… II. 李…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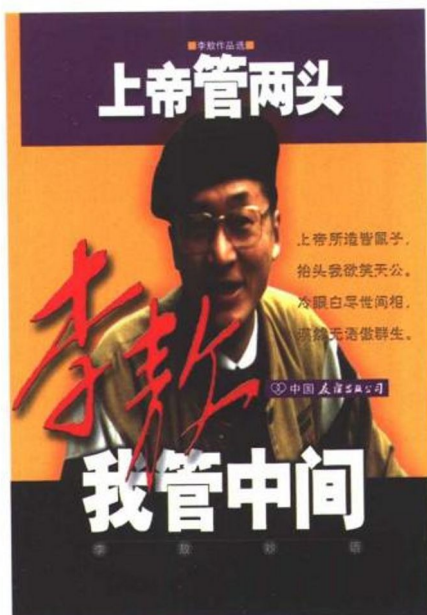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67898 号

书名	我将归来开放
作者	台湾 李敖
出版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发行	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经销	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忠信诚胶印厂
规格	850 × 1168 毫米 32 开本 10 印张 200000 字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2 版
印次	2001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10000 册
书号	ISBN 7-5057-1736-7/I·458
定价	18.00 元
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西坝河南里 17 号楼
邮编	100028 电话 (010)64668676
	合同登记号: 图字 01 - 2001 - 4084



以特立独行，惊世骇俗作风著称的作家李敖，在今天的台湾仍然是最受争议的人物之一。尽管对他的褒贬不一，但其文笔之洒脱、影响之广泛却无可置疑。本书作品均选自作家之力作。

责任编辑：黄志平



大风起兮

——李敖自我完成的内心历程

男女之间的形而上与形而下

——李敖重估灵与肉、爱与欲

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

——李敖眼里的英雄和混蛋

四面树敌八面威风

——李敖话天南地北

吐他一口痰

——李敖歪批传统文化

真相——我要颠倒黑白

——李敖论定自由民主、
论定国民党、蒋介石 ……

Shao yin
Tel: 13801122602

目 录

我将归来开放·····	(1)
——二十三年前的预言诗	
李敖不可怕·····	(3)
——致“你们”的几句话	
觐月梦忆·····	(6)
红玫瑰·····	(8)
谈蝉·····	(12)
日历与往事·····	(14)
妈妈的梦幻·····	(16)
充员官·····	(21)
妈妈·弟弟·电影·····	(26)
蝙蝠和清流·····	(34)
波波颂·····	(40)

无为先生传	(45)
——以“无”字为典	
长袍心理学	(48)
中国小姐论	(54)
发财的真价值	(61)
避祸学	(63)
论“快乐律”	(69)
论传奇人物	(75)
对自然要自然	(77)
时不我与，我不与时	(80)
用冰冷表现洁白	(82)
选与落选	(84)
朋友的没落	(87)
孤独与鬼	(89)
论“真金不怕火炼”	(91)
——“耳中人”之一	
对敌人的道德	(95)
——“耳中人”之二	
听好听的，写自己的，朝世界搞	(99)
新下蚕室条例	(101)
有意栽花，当然要发	(109)
第一流人的境界	(111)
从大规迹评论人	(113)
呜呼新女性	(117)
好斗杂感	(123)

目 录

因祸为福说·····	(126)
对“好人”播音·····	(130)
不仅仅是做“好人”·····	(132)
原子弹二十岁感言·····	(134)
写给模特儿看的·····	(137)
上帝与服装·····	(141)
老年人和棒子·····	(144)
由不自由的自由到自由的不自由·····	(162)
看谁文章写得好?·····	(168)
我为什么不看电视?·····	(174)
能下床就是好猫·····	(177)
狮子的道路·····	(179)
为他有那样的敌人而爱他·····	(181)
论和尚吃肉·····	(183)
奇情与俗情·····	(189)
能臣与饭桶·····	(194)
圣人教育·····	(196)
天堂不是我们的·····	(199)
——鸡犬升天，猫在哪里?	
美人的死和英雄的死·····	(202)
语出何典，何能不检点?·····	(207)
敌世父女泪·····	(210)
我给我画帽子·····	(216)
自画像的一章——文章·讲话·人·····	(218)
孤独伴此生·····	(220)

今天我的人生境界·····	(223)
文化空中飞人·····	(225)
我最难忘的一位老师·····	(227)
怀严侨·····	(263)
李敖自传·····	(265)

我将归来开放

——二十三年前的预言诗

因为我从来是那样，
所以你以为我永远是这样。
可是这一回你错了，
我改变得令你难以想象。

坏的终能变得好；
弱的总会变得壮；
谁能想到丑陋的一个蛹，
却会变成翩翩的蝴蝶模样？

像一朵入夜的荷花；
像一只归巢的宿鸟；

我将归来开放

或像一个隐居的老哲人，
我消逝了我所有的锋芒与光亮。

漆黑的隧道终会凿穿；
千刃的高岗必被爬上。
当百花凋谢的日子，
我将归来开放！

1957年7月29日

李敖不可怕

——致“你们”的几句话

当夏晓华先生不顾困难和麻烦，拉我来给《台湾日报》写这个小专栏的时候，他的本意是“但愿人长久”，“细水长流”，而不要“怒涛澎湃”，“被迫中绝”。他一再向我说：“外面的一切麻烦，我来应付，只你老弟笔下留情就得了！”

我很感谢夏先生的好意，并且对他负责的态度，表示佩服。

可是，事实上，不瞒“你们”说，对这个小专栏的前程，我实在毫无信心，我“预感”我是在“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并且最后撞的那一下，一定是丧钟。因此我向夏先生说：“如有大麻烦，随时可停，我决不见怪；如果嫌停得太突然，不好看，那么按月叫停也好。每月月头上都可来一次‘停经期’，此后人道永废可也！”

夏晓华先生是最有魄力最有勇气的人，他乐观而不服气，他特地为这个小专栏的问题，请教报业先进张明炜先生。张明炜先生的锦囊妙计是：“虽然是‘上下古今谈’，可是最好‘上古’多谈点，‘下今’少谈为妙！”

张明炜先生一家两代跟我们一家两代都认识，他这番话，可谓“知言”，也足可为夏晓华先生借鉴，供我李敖反省。

我反省来反省去，想呀想的，实在想不通我有什么大逆不道的言论。我细看我写过的文字，越看它们越窝囊，我实在觉得我窝窝囊囊的没写什么，可是“你们”却觉得我鬼鬼祟祟的写些什么，这种“看法”上的出入，又是怎么回事呢？

我记起《列子》说符篇中的一个故事：

“人有亡铁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铁也，颜色窃铁也，言语窃铁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俄而拍其谷而得其铁。他日复见其邻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铁者。”

这个小故事颇可说明我今天的处境。我觉得“你们”和我之间，“看法”上的出入，其实很少；最大的出入，不是“看法”乃是“成见”。因为“你们”对我有“成见”，所以觉得我一写文章，“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其实若抛掉“成见”，细就“看法”上面检查我的文字，“你们”将不难发现，我所说的话，许多都是“你们”已经说过或心中想说

的话，实在是一些“小生常谈”，实在算不了什么。离真正的“言论激烈”和“思想偏差”，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你们”所以对我有“成见”，最主要的原因，是少跟我在一起喝酒的缘故。“你们”光从我的文章上来猜想我，以为我穷凶极恶，其实“你们”全错了，“你们”不知道我是一个非常温柔、非常可爱的人，我本人实在是一个好好先生、好娃娃，兼思想家、批评家、哲学家、历史家和酒鬼。凡是跟我杯酒言欢过的人，决不承认我是一个危险的人物，真正危险的人物决不像我这样常常好说话、说好话、话好说，意抛头露面，像个“文化明星”。真正危险的人物是不写文章的，“你们”不要搞错了对象。如果阁下不信，请带酒前来，与“上古人”干干杯看！

1965年8月

覘月梦忆

往年中秋，我只是倦念故国的烟尘；今年中秋，除了塞北的风沙与江南的春水，我又平添了一份新愁。

幽邃的月色沉滞在灰暗的云端，晚风吹来了凉意，也传送了午夜的虫声，我独步在黧黑的野道，道旁有一泓塘水，默默的浮萍在荡漾，摇曳了秋月的投影，隐逸的微波漂起往日的旧梦，牵我走入了淡忘已久的愁城。

那是今年四月间的子夜，古老的台中郊外飘散了几片烟尘，烟尘带走了我疲惫的父亲，烈火舔去了他那羸弱多劳的病体，苦难的奔波甚至没有三寸的桐棺使他横卧荒冢，他所得到的，只是一个粉身碎骨的火葬。

五十六年以前，父亲成长在北地的边城，可是人世的变乱与风波却使他长眠在背井离乡的孤岛，坎坷的身世最后化成了散漫的寒骨，他终于蹒跚地骑上了启示录中的“灰色

马”。

沉闷的烟云涂抹一层阴影，冲淡了惨白的清光，那藐藐的天涯和悠悠的地角，默示了人海的沧桑与国事的蝸蟾。极目四顾，勾起我无限的感慨与哀思。在生者与死者之间，虽然已是永隔的幽明和重泉，但它却永远遮不住那龙钟的身影和怅惘的悼念。

浓露唤醒了我沉忧的梦幻，回苏的理性使我记起朱自清的感怀，那是：

“发上依稀的残香里，
我看见渺茫的昨日的影子，
远了，远了……”

仅存的好诗描绘了永诀了的故老，我踏月踽踽归来，眼前依旧是一片阴霾的深山，原野的秋风惊破了深山的寂静，只是吹不散我故国的离愁和心头的人影。

1956年10月6日夜追记

红 玫 瑰

那一年夏天到来的时候，玫园的花全开放了。

玫园的主人知道我对玫瑰有一种微妙的敏感，特地写信来，请我到 he 家里去看花。

三天以后的一个黄昏，我坐在玫园主人的客厅里，从窗口向外望着，望着那一棵棵盛开的蔷薇，默然不语。直到主人提醒我手中的清茶快要冷了的时候，我才转过头来，向主人做了一个很苦涩的笑容。

主人站起身来，拍掉衣上的烟灰，走到窗前，一面得意地点着头，一面自言自语：

“三十七朵，十六棵。”

然后转向我，用一种调侃的声调说：

“其中有一棵仍是你的，还能把它认出来么？”

躺在沙发里，我迟缓地点点头，深吸了一口烟，又把它